

◎ 凤歌

著

昆仑

【陆】
天道卷



团结出版社



【陆】

天道卷

凤歌著



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昆仑·天道卷 / 凤歌著. — 北京: 团结出版社,
2005.12

ISBN 7-80214-047-1

I. 昆... II. 凤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43958 号

责任编辑: 赵真一 插页绘图: 翁子扬

出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话: (010)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(发行部)

(010) 65228880 65244790(总编室) 65244792(编辑部)

网址: <http://www.tjprees.com>

E-mail: unitypub@263.net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 河北省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 × 1092mm 1/16

印张: 16.25

字数: 220 千字

印数: 1-10000 册

版次: 2006 年 1 月 第一版

印次: 2006 年 1 月 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80214-047-1/I·95

定价: 22.00 元(平)

(如有印装差错, 请与本社联系)

人物谱

人物



梁萧：

万里别国，十年游历，一剑西来。衣裳风尘未洗，双颊浓髯如墨，髯下刀疤宛然。

最强武功：谐之道

兵器：天罚剑

风铃：

精绝族族长欧伦依的孙女，精绝族最美的姑娘。精绝族以剑为神，梁萧的到来，使得精绝人的神圣使命找到了可托付之人。

坐骑：浴火流星

身份：梁萧的女弟子

云殊：

纵横沙场多年，出生入死，一份豪气远胜当年。“谁道大宋更无男儿！”

武功：惊影叠形拳；归藏剑

兵器：青螭剑

萧千绝：

乌黑须发已尽成雪白，一代魔君苍老如斯。这梁萧的平生大敌，最后的结局竟是那样悲壮苍凉，撼人心魄。

武功：天物刃

兵器：万物皆可为兵器

前情介绍

梁萧救出了柳莺莺。面对两位钟情于自己的女子，梁萧左右为难。

战船上，梁萧、云殊、贺陀罗三方争雄，惊心动魄。

度尽劫波，梁萧、柳莺莺、花晓霜三人关系拨云见日，终有了断。

神秘人将梁萧等人引往大都。一行人遇到九如，释天风寻至，九如受伤，梁萧与花生迎战八思巴……一切竟是他人所设之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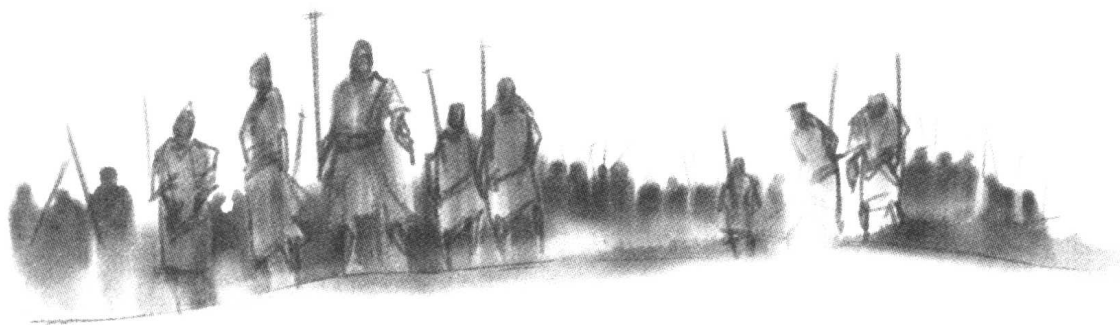
梁萧又见到母亲，与萧千绝的一场大战，留给梁萧终天长恨。

梁萧带花晓霜前往天机宫求亲，而前方却是杀机四伏……



contents
目录

233	219	203	186	171	147	124	102	83	70	51	40	21	1
月照大江	隰桑有阿	一剑横天	风云际会	和谐之道	龙奔万里	黄河九曲	故人相逢	天狼啸月	人命至重	随圆就方	大哉昆仑	浊世滔滔	万夫莫敌





正当此时，忽听有人大笑道：“云老弟生擒此獠，可喜可贺，不过此等趣事，怎能不让洒家掺和？”群豪循声望去，只见数十名金发胡人牵着骆驼马匹，从暗中迤迳而来。云殊笑道：“贺陀罗大师，你可是来得迟了。”贺陀罗银衫白发，翻身下马，笑道：“此等盛会，洒家总不能空手自来，货物搬运费时，耽搁了一阵。”他双手一拍，身后走出一条九尺巨汉，高鼻凸目，金发垂肩，肩上横一根径约三寸的八尺铜棍，担着四口大木箱，他足下行走甚快，然每走一步，双足便入地尺许。

众人正瞧得惊奇，忽见那巨汉走到贺陀罗身前，双肩一抖，四口木箱蓦地飞出三丈，越过众人头顶，堕在台前，哗啦声响，木箱寸裂，金光迸出。众人定睛一瞧，只见四口大木箱中，竟然装满根根粗大的金条。众人哗然一片，既惊叹黄金之贵重，又骇然于那巨汉的神力，要知这四箱黄金，不下千斤，那人



却一掷数丈，浑不费力，这份气力，已然惊世骇俗了。

云殊动容道：“壮士神勇，敢问大名。”那巨汉将长大铜棍就地一戟，合手说道：“咱是钦察人忽赤因。”他语气虽生疏，但字句却吐得甚是清楚。

秦伯符打量他一番，忽道：“敢问，阁下练得可是‘小黑魅功’？”忽赤因一愣，摇头道：“‘小黑魅功’是什么？”秦伯符紧紧盯着他，冷笑道：“当年‘无妄头陀’修炼‘大金刚神力’不成，别创一门邪功，每修炼一次，便要吸食活人鲜血。无妄自称‘小黑魅功’，一经练成，力大无穷。但杀人吸血，却未免邪毒太甚，后来他遭受高手围攻，身受重伤，遁往西域，从此再无消息。”

忽赤因面无表情，静静听罢，笑道：“咱这气力是天生的，并非‘小黑魅功’。不过，咱早听说中原有门‘大金刚神力’，若能遇上，倒想会会。”秦伯符淡淡道：“你既然听说过‘大金刚神力’，那可听说过‘巨灵玄功’么？”忽赤因目光一闪，朗笑道：“原来阁下便是病天王，久仰了。”秦伯符点头道：“看来你是有备而来，少时秦某也想请教一二。”忽赤因眼里凶光一闪，嘿笑不语。贺陀罗忽地笑道：“云老弟，今日咱们究竟是来结盟，还是比武？”云殊应道：“自然是结盟。”贺陀罗指着金条道：“这些是洒家带来的见面礼，以表诚意。”云殊欣然笑道：“大师想得周到。”

贺陀罗目光一转，向梁萧笑道：“平章大人，你平素威风上哪里去啦？哈哈，所谓风水轮流转，人人都有倒霉的时候。”梁萧道：“说得是，想必你也是游泳回来的吧！”贺陀罗目涌怒意，嘿然道：“哪里话，多亏平章留下的造船术，我与云老弟才能渡海回来！”原来那日贺陀罗与云殊被梁萧丢在岛上，丧气之余，只得继续造船，梁萧虽然拖延工期，却也不想置二人于死地，所说造船之术大体不差，二人用心琢磨，过了月余，终于造出一艘海船，驶回大陆。

贺陀罗想起被骗之事，备感恼怒，说道：“云老弟，这厮如何处置？”云殊笑道：“主随客便，大师以为该当如何？”贺陀罗笑道：“云老弟客气了，你们汉人名将岳飞有话说得好：‘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。’咱们结这东西之盟，乃是亘古未有之事，若用牛羊三牲祭拜天地，大落俗套，不如就拿这厮作祭，饮其血，食其肉，岂不快哉。”他虽是笑语晏晏，众人却听得头皮

发麻。云殊怔了怔，蓦地笑道：“好，就这么办。”

花晓霜不觉尖声叫道：“不要！”叫声未竭，便听群豪纷纷叫道：“不错，对付如此恶人，正该如此。”“碎碎地将他刷了，方能消我心头之恨……”转眼之间，花晓霜凄厉叫声便被众人怒吼声湮没不闻。花慕容再也忍耐不住，高叫道：“云殊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何必这样折磨人？”云殊眉头一皱，还未答话，贺陀罗已笑道：“姑娘言之差矣，凡成大事者，岂能有妇人之仁？梁萧这厮杀人无数，叫他骨肉成泥，也不冤枉。”

云殊付道：“说得对，当日我便是妇人之仁，以致被那些文官庸将处处掣肘，最终兵败崖山。从今往后，只要能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原，什么事情我云殊都做得出来。既能与贺陀罗这等大恶人结盟，刷杀一个敌人算得什么？”当下道：“慕容，我主意已定，毋庸再言。”

花慕容一怔，气道：“人是我们拿的，如何处置，也该天机宫作主。”云殊得天机宫资助，与花慕容更有婚姻之约，故而处处容让，不料她竟然在此处让自己难堪，不觉恼羞成怒，淡然道：“军国大事，哪容妇道人家插嘴？”花慕容不料他出言如此无礼，全不似平时体贴模样，不觉惊怒交集，叫道：“好呀，这便是你的真面目了？我今天偏要插嘴，瞧你如何对我？”说罢便要跃上台去，与云殊动手。

花无媿伸手按住她，叱道：“慕容，住口。云殊说得对，国家大事，你妇道人家不得干涉。”花慕容委屈得落下泪来，大声道：“妈，你也这么说？”花无媿长叹道：“事关天机宫数百年清誉，此刻除了置身事外，别无他法？”花慕容身子一颤，回头望着晓霜，只见她双目含泪，眼里满是哀求之意，不觉胸中酸楚，捂着脸钻进马车去了。

云殊硬起心肠，沉声道：“何兄，你来执法！”何嵩阳笑道：“敢情好，这活刷歹人的勾当，老子最是在行，包管不让他死得痛快。”抽出一把牛耳尖刀，衔在口中，正要去撕梁萧衣衫，忽听一个稚嫩声音道：“何大叔，我来帮你。”何嵩阳侧目一望，却是靳飞之子靳文，点头道：“好，小文，这恶贼害你全家，你正该报仇。”靳文蹿上前来，狠狠踢了梁萧一脚，梁萧怒目陡张，神光迸出，靳飞着他一瞪，心生怯意，情不自禁倒退两步，吐了一口唾沫，恨声





道：“你还凶？哼，何大叔，我先弄瞎他的招子。”他年少气盛，一心在群豪前逞威，蓦地抢过尖刀，狠狠向梁萧眼睛扎下去，不料梁萧虽被“囚笼锁”困住，但功力仍在，瞧得刀来，身子竭力向右一晃，靳文一刀扎空，雪亮刀锋自他面颊划落，血花四溅，割出两寸长一段血淋淋的伤口，深可见骨。靳文未能扎中一个被缚之人，羞恼异常，杀机斗起，反手一刀戳向梁萧心口。花晓霜只觉眼前一黑，昏了过去。群豪皆叫可惜：“这一刀下去，岂不让这厮死得太容易。”

便在此时，一枚石子忽地破空而来，当的一声，击中尖刀，靳文虎口流血，尖刀脱手飞出。只见人影一晃，明三秋大袖飘飘，卓然立在台上。天机宫众人无不变色。云殊惊道：“明先生，这是何意？”明三秋摇了摇头，叹道：“梁萧算学独步古今，杀之可惜。”云殊皱眉道：“算学不过小道，社稷安危才是大节。”明三秋哈哈笑道：“好个大节，试问你杀了梁萧，便能复兴宋室吗？”云殊一愣，不觉语塞。明三秋道：“梁萧纵有千般不是，但他算学通神，乃是难得的人才，若云兄实在不忿，不妨废了他的武功，将他留在天机宫，从此潜心数术，绝迹江湖。”云殊尚未答话，贺陀罗阴笑道：“如此让他坐享清福，岂非便宜了他？”转头向云殊道，“时辰不早，快快了结此事，大家早些结盟为好。”云殊点头道：“此事不劳明兄过问，还请退下。”

明三秋负手冷笑，凝然不动。云殊眉间透出怒意，目视花清渊道：“花宫主，你说该当如何？”花清渊心中矛盾之极，尚未开口，却听花无媿冷冷地道：“明三秋，你自作主张，不将宫主放在眼里么？”明三秋微微冷笑，望着花清渊道：“花宫主，明某这数年来安心从事，不与你为难，只因为佩服你性子冲淡，有容人之量，若论其他本事，明某对你半点也不佩服。”花清渊面色发白，叹道：“不错，若论其他本事，花某远远不及明兄。”明三秋点头道：“若非梁萧出头，天机宫早已不属你花家。不过，明某虽然输与他，却输得心服口服，尤其算学一道，明某更是五体投地。明某自负平生，当真佩服的，只得他梁萧一人。今日杀他，你们不过图个痛快。嘿，杀了一个梁萧或许不打紧，但只怕再过数百年，泱泱华夏，也未必能出一个与他颉颃的算学奇才。”他微微一顿，扬声道：“更何况，明某人最瞧不起的，便是明哲保身的缩头乌龟。”



靳文一刀扎空，雪亮刀锋自梁燕面颊划落，血花四溅，割出两寸长一段血淋淋的伤口，深可见骨。



他目光扫过天机宫诸人，隐隐透出不屑之意。

花无媿面色沉静，冷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明三秋你是不屑再做天机宫的人了？”明三秋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这些年来，千方百计，不就要逼我反叛，好出手对付么？好得很，今日明某如你所愿。”他将手一挥，沉声道，“从今往后，明三秋与天机宫一刀两断，所作所为，与天机宫再无干系。”

台下一片哗然，花无媿也有几分意外，明三秋这些年委曲求全，自己想要寻他不是，也难得把柄，不料他今日竟为一个往日对头，破门而出。梁萧原已心丧若死，闭目就戮，却不料万马齐喑之际，为自己出头的竟是明三秋，一时心中好生不是滋味。

忽听贺陀罗哈哈笑道：“云老弟，这便是你说的：‘南朝武人一体同心，并肩协力’么？好个一体同心，好个并肩协力呢！”云殊顿时面涨通红，扬眉道：“明三秋，你若定要附逆，云某可对你不客气了。”明三秋长袍一撩，沉声道：“请。”云殊沉喝一声，翻掌拍出，明三秋足踏奇步，错拳反击。云殊存心立威，出手极是狠辣，明三秋为救梁萧，也出了浑身本事，他赳赳然已是天机宫第一高手，真才实学，不在云殊之下。

转眼间，二人以快打快，旋风般拆到二十余招，云殊急于求胜，展开“惊影迭形拳”。这路拳法脱胎于“三才归元掌”，虚实难料，运转如风。却不料当年明三秋败于梁萧之手，事后也曾精研这路掌法。他算术之精，当世之中，仅次于梁萧，武功更有独到造诣，反复揣摩，对掌法中的奥妙了然大半。此刻他瞧得云殊使出这路拳法，心中大喜。又拆十余招，忽听明三秋叫一声：“着！”中指倏地透过云殊双掌，拂中他“期门穴”，云殊半身麻痹，倒退三步。众人不由齐齐惊呼，小书童风眠叫道：“公子，宝剑给你。”嗖地抛出长剑，云殊伸手接住，展开“归藏剑”，刷刷刷一连九剑，扳回劣势。

二人疾若闪电，纠缠不定，熊熊火光中，两道人影越来越淡。蓦然间，剑光一亮，明三秋厉声大喝，火光忽又一暗，云殊仿佛一叶纸鸢，抛出丈余，重重摔下，挣扎不起。明三秋肩井处则长剑入半，身后露出明晃晃一截剑尖。

明三秋反手拔出长剑，血如泉涌，殷透半边衣衫。明三秋目视剑锋，苦笑道：“公羊羽啊公羊羽，我破得了你的掌法，却破不得你的剑法。厉害，当真

厉害。”蓦地身子一晃，以剑拄地，单膝跪在地上，鲜血顺着剑锋淌下，在木台上聚成小小一滩。

梁萧瞧到此时，不禁叫道：“明先生，你我今生无缘聚饮，黄泉路上，梁萧当与你把盏对坐，痛饮三百大杯，少喝一杯的，便不是好汉。”明三秋望着他，笑道：“说话算话，不要忘了。”梁萧点头道：“死也不忘。”明三秋笑道：“好个死都不忘。”两人相视一笑，明三秋蓦地挺身，剑交左手，朗声道：“还有谁来赐教？”众人见状，无不骇然。贺陀罗微微笑道：“好本事，我来领教领教。”此话一出，众人大不了然，要知明三秋已受重伤，贺陀罗此时出手，分明要拣便宜。他堂堂宗师身份，如此做派，未免太过无耻，即是南朝群雄，也都露出不屑之色。却听忽赤因呵呵笑道：“汉人说得好：‘杀鸡焉能用牛刀。’何必宗师出手，忽赤因便能奈何他。”满脸堆笑，提步上前。

明三秋见他逼近，心忖道：“此人气力奇大，出手势必猛不可当，万不能令他主攻。”长剑一斜，正要抢攻，却听秦伯符冷冷道：“明老弟，这一阵交与秦某如何！”明三秋诧然回头，却见秦伯符不知何时已上了木台，凝然而立。秦伯符瞧了梁萧一眼，叹道：“我也不知是对是错。瞧你送命，终非我愿，但今日之后，无论你是死是活，秦某与你再无干系。”梁萧只觉嗓子一哽，眼角泛起泪光。

花无媿一蹙眉，喝道：“伯符，你也要步明三秋后尘吗？”秦伯符淡然道：“宫主海涵。”双掌飘飘，拍向忽赤因。忽赤因嘿然一笑，两拳抵住，二人身形微晃，足下木台顿时碎裂。秦伯符双目陡张，喝道：“小黑魅功！好贼子，还说不是？”忽赤因面带诡笑，并不反驳。

只见二人忽进忽退，拳法并无多少花巧，但一招一式，却都极尽刚猛。顷刻之间，四面火把被劲风打灭大半。天机宫诸人均知秦伯符的厉害，眼见忽赤因不落下风，皆感惊诧。

斗到间深处，忽赤因蓦地尖声怪笑，笑声凄厉，听得众人头皮发麻。霎息间，木台上卷起一道狂飚，寥寥数枚火把同时一黯，隐约见得黑影幢幢，起落不定，啊呀响起一声惨呼，又归寂然。忽听秦伯符喝道：“妖孽，尔敢！”火把又是一亮，众人一瞧之下，大吃一惊，只见忽赤因抱着一人，嘴里死死咬着那





人颈项，那人一身汉装，正是前来结盟的武人之一。忽赤因抱着那人狂奔，他身子原本狼奔，此时却似缩小了一半，窜高伏低，形同鬼魅。秦伯符虽然空着双手，却也追他不上，不由连声怒吼。二人流光掠影般绕着木台转了一圈，忽赤因随手一抛，手中那人吧嗒堕地。众人围上一瞧，只见那人颈上血肉模糊，面皮蜡黄，早已气绝了。群豪惊怒已极，纷纷怒叫，拔出兵刃，向忽赤因涌去，只碍于秦伯符与他争斗甚急，一时不易抢上。

忽赤因饮罢人血，精神大涨，身子一舒，呼呼两掌挥出。秦伯符气为之闭，倒退两步，忖道：“传言果然不差，习练‘小黑魅功’的妖人，每吸一人鲜血，功力便能增长数成。”当下凝神应对，径取守势。忽赤因步步抢攻，忽地发声怪笑，跃在半空，掌如飞来山岳，向秦伯符压到。秦伯符抬手一挡，足下木台轰然坍塌，他只觉心口发热，几欲吐血，忽赤因双掌如风，连环拍落。

二人各以神力相拼，掌力相交，笃笃作响。交得第九掌，秦伯符内息一滞，情知用力太甚，牵动痼疾，不由暗自叫苦。只见忽赤因第十掌拍到，只得勉力挡出。四掌相接，秦伯符喉头倏甜，蹭蹭蹭倒退六步，一跤坐倒，口中鲜血涌了出来。花清渊急忙纵上，取出一支青玉瓶，倾出药丸给他服下。

忽赤因收了掌，志得意满，长笑道：“巨灵玄功，也不过如此。”群雄正欲冲上厮并，忽见他目中精芒暴突，扫视过来。群豪气势均是一馁，心中悲愤莫名，就当此时，却听远处有人朗笑道：“巨灵玄功不过如此，大金刚神力却又如何？”声若洪钟，震响当场。忽赤因脸色微变，放眼望去，只见北边两名僧人大步赶来，为首一人魁伟异常，正是九如，身后一人中等身材，却是花生。

赵昺害怕云殊发现自己，早先缩成一团，不敢作声，此时瞧见花生，忍不住探头叫道：“光头叔叔。”花生听他叫唤，哎呀一声，两三步蹿入天机宫诸人之间，众人纷纷阻挡，哪知小和尚活似一尾泥鳅，滑溜异常，东一扭，西一摆，眨眼功夫将拳打脚踢尽皆避过，一步抢到赵昺跟前。修谷在旁，挥掌拍出，却见花生身形忽矮，让过来拳，肩头从下方耸起，顶在修谷肘下，修谷只觉大力涌来，惊呼一声，倒飞出去，正撞着来援的童铸，二人滚作一团。花生顺手揽过赵昺，大袖一挥，接下花清渊一掌，呵呵笑道：“不送！”借势蹿出人群，转回九如身畔。

花无媿见花生欲来便来，欲去便去，视天机宫一众高手如无物，深感大失脸面，冷笑道：“九如和尚，你教得好徒弟！”九如拈须笑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忽赤因鼻间哼了一声，高叫道：“你便是九如吗？我在西方就听过你的名字。好，你来，咱们较量较量。”九如并不理会，觑了梁萧一眼，笑道：“梁萧，和尚听说这此间聚会，顺道瞧瞧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”梁萧摇头苦笑，不知从何说起。赵昺指着天机宫众人，大声道：“他们合起来打叔叔，忒不要脸。”云殊已听到赵昺声音，此时看清他容貌，心中讶异：“圣上怎么到了这里？是了，定是被梁萧那厮裹挟而来，只怪我一时大意，未能瞧见。”

花生见梁萧四肢被缚，血流满面，不由生起气来，叫道：“梁萧，谁打了你，俺给你出气？”忽赤因见九如师徒全不将自己放在眼里，勃然怒道：“小和尚，我自与你师父说话，你多嘴什么？”花生正自生气，圆眼一瞪，顶嘴道：“俺自与梁萧说话，你多嘴什么？”忽赤因大怒，狠狠瞪他，赵昺想起他吸食人血的模样，心里害怕，在花生耳边低声道：“光头叔叔，他咬人脖子，是个大大的坏人。”花生一点头，将赵昺交给交给九如。纵身跳上台去，走向梁萧。

忽赤因伸臂一拦，冷笑道：“小和尚，你做什么？”花生道：“俺要救梁萧，你让开些。”伸手在忽赤因小腹上一推。忽赤因有意卖弄，也不格挡，气贯全身，好似铜浇铁铸一般。哪知花生一推不动，猝然加劲，忽赤因但觉巨力迭起，一重接着一重，不由得身子一晃，倒退两步。他呆了呆，喝道：“小贼秃你好。”一拳直奔花生面门，花生一旋身，挥拳击他腰肋，忽赤因矮身出腿横扫，花生大喝一声，也随之出腿，双腿一交，忽赤因又是一个踉跄，几乎跌倒，心中大凜，呼呼两拳，击向花生胸口。

一时间，二人你来我往，斗成一处，西方群豪撕破嗓门，都给忽赤因打气，台下宋人恼恨忽赤因残杀同胞，只盼他败落，纷纷替花生助威。呼喊声中，台上二人斗得越发激烈，只见一个高大魁伟，状若擎天巨神；一个矮小敦实，仿佛矮脚罗汉，身量看似悬殊，但拳脚相加，却是不分高低。忽赤因出手虽快，但花生却每每后发先至，逼得他束手束脚，施展不开。片刻间，已被逼到木台边上。忽赤因情急大吼，忽地故技重施，一掌扫灭火把，又将一名南朝





武人抓在手里，未及吸血，身后风响，肩上已着了重重一拳，喉头发甜，血没吸成，几乎吐出一口血来。当即纵身狂奔，哪知花生使出“三十二身相”，一晃身，抢到他身前，一招“马王飞蹄”，踹向忽赤因小腹。忽赤因躲避不开，只得抛开怀中之人，腾出双手，却不料花生原是虚招，左手探出，早将那名南方武人轻轻巧巧夺过，丢在一旁。那人自鬼门关走了一遭，站在当场发了阵抖，忽觉裤裆发冷，低头一看，敢情已吓出尿来。

忽赤因被花生处处进逼，脸上无光，霎时间发声厉吼，又抓一人，想要吸血长力，但他快一分，花生也快一分，他每抓一人，花生立时夺回。反复再三，忽赤因被小和尚逼得团团乱转，心中怒极，索性不再吸血，全力出掌。转眼间，二人各凭神力，笃笃笃连交十掌，掌掌重逾泰山，声如沉雷，其势便如巨象相搏。

忽赤因气力每衰，必当吸血补充，此刻遭逢强敌，消耗既大，却又无血可吸，二十掌一过，渐感力怯。花生则是敌强一分，我强一分，“大金刚神力”自给自足，不假外求，一时拳风呼呼，越斗越勇。二人此消彼长，斗得数合，忽赤因出手稍缓，被花生觑得亲切，忽地探手，扣住他左臂肘弯“曲池穴”，向外一扭，忽赤因运劲回夺，花生顺势从他右肋下钻过去，手成虎爪，扣住忽赤因“至阳穴”，劲透五指，忽赤因浑身顿软，偌大身躯已被花生高高托将起来，头重脚轻，借力便旋，旋得三旋，花生喝一声：“下去吧！”直摔到木台下去。忽赤因昏头胀脑之间，摔了个唇破牙断，满口是血，半个脑袋尽都肿了。九如拄杖旁观，冷冷笑道：“小黑魅功也不过如此！”

南方群豪恨极了这吸血怪物，见此情形，轰然叫好，若非碍于云殊面子，早就一拥而上，将忽赤因生拉死裂了。那些胡人慌手慌脚抢上前来，将忽赤因拖回医治。

花生攥走忽赤因，纵身向梁萧抢到，忽觉劲风掠来，却是贺陀罗拳劲到了。花生未及抵挡，忽听九如哈哈笑道：“臭毒蛇，咱俩也来亲近亲近。”手中木棒若怪蟒出洞，嗖地探出。贺陀罗只得放了花生，掣出般若锋，反手一截。九如手中木棒搭上般若锋，顺势旋转，贺陀罗虎口发热，兵刃几乎脱手，当即拳势忽转，击向九如怀中赵昺。九如闪身让开，啧啧笑道：“贺臭蛇，你这手

段还是如此下作？”贺陀罗阴沉着脸，右手舞开般若锋，左拳却尽向赵曷身上招呼。

花生见贺陀罗被师父缠住，转身蹿到梁萧身前，抓住“囚龙锁”运劲一拧，哪知那紫黑铁锁竟是纹丝不动。花生一愣，方要运劲再拧，忽听背后细响，似有物事破空而来，只得放开枷锁，信手一捞，但觉入手轻飘，摊开手掌，却是一枚细长松针。

九如一棒迫开贺陀罗，目视黑松林，笑道：“老穷酸，你来便来了，何必遮遮掩掩，躲躲藏藏，嘿，莫非怕老婆不成？”只听松林中飒然一响，公羊羽鹑衣蔽履，飘然踱出，冷笑道：“老贼秃，你只顾卖弄嘴舌，不怕人拔舌地狱么？”身形一晃，落到木台之上。花无媿见他出现，面色顿转苍白，双眼盯着公羊羽，似要将他刺穿一般。花清渊望着父亲，也是手足无措。云殊正自束手无策，忽见公羊羽亲至，精神一振，叫道：“师父。”公羊羽冷哼一声，昂头望天，并不理会。

九如笑道：“老穷酸说得妙，这就叫作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正是和尚大慈大悲，哀怜世人的写照。善哉，知我者，穷酸也。”公羊羽啐了一口，冷笑道：“人不可以无耻，无耻之耻，无耻矣。”九如笑道：“穷酸你不要掉文。和尚只是问你，你到底帮着哪边？”公羊羽冷然道：“总之不会帮你。”九如道：“依和尚看，你们杀了梁萧，也是于事无补，留着，倒有许多好处。”公羊羽略一默然，缓声道：“若是寻常错失，却也罢了，但聚九州之铁，也难铸此一错，不杀此子，无以谢天下。”

九如大头连摇，说道：“不然，大宋奸佞当道，国势不振，大敌当前，却让三尺小儿登上帝位，号令群臣。反之那忽必烈为人干练，内有聪睿之臣，外有虎狼之师。不比其他，比比国君的能耐，两国强弱便不问可知了。诚所谓：‘鹰隼之侧岂容燕雀安眠’。元人固然贪得无厌，但大宋败亡，也不乏咎由自取。倘若将一国之亡归咎于一人身上，未免太过牵强了些。”群豪听得这话，虽觉不忿，但想起宋室衰微暗弱的情形，也不由大感沮丧。

公羊羽摆手道：“老和尚，你用出世人的嘴说当世人的话，未免大错特错。大丈夫在世，当顶天立地，锄暴扶弱，方才不违侠义本色。倘有强人当街

